

赵淑侠
文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

梦痕

梦

痕

• 编者 金宏达 于青 • 安徽文艺出版社

梦痕(赵淑侠文集)

金宏达 于青 编

责任编辑:林敏 刘哲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合肥杏花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70,000

版次: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473-0/I·1366

定价:18.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次

塞纳河之王.....	(1)
斯东巴哈先生和三剑客	(32)
赌城豪客	(58)
午夜的月光	(90)
风·雪·流浪人.....	(111)
王博士的巴黎假期.....	(132)
西窗一夜雨.....	(149)
寂寞之舟.....	(165)
韩森太太的一天.....	(185)
魏斯曼博士.....	(202)
罗丽与东尼.....	(213)
爬山的儿子.....	(233)
那可爱的玛琳黛.....	(250)
快乐假期.....	(271)
梦痕.....	(309)
翡翠戒指.....	(336)
当我们年轻时.....	(382)
母与子.....	(416)

塞纳河之王

我到巴黎的第一天，就听了不少塞纳河之王的轶事，都是老同学小熊告诉我的。那天，小熊到机场来接我。

“巴黎的情调和哪里都不一样，可以说是个艺术城。你知道这里的特产是什么？就是画家。你看，那就是凯旋门，那个尖尖的塔顶就是有名的埃菲尔铁塔……”在飞机公司的巴士上，小熊以老巴黎的姿态，指指远处耸立着的一个大石门，又指指半空中翘起的一个塔尖。

“巴黎是真美、真大，怪不得这么出名呢！”我左顾右盼，惊叹地说，心里却因为自己不是来学艺术的，多少感到有点遗憾。但转念一想，来研究文学也总算是不错的事。在这个罗曼蒂克气味浓厚的地方住久了，自然会感染上一些优美的气质，将来做个“浪漫派”的文学家，许是没问题的罢！这个想法使我几乎有点飘飘然了，也就忘了乘坐 20 小时飞机之后的疲劳。

“我没吹牛吧？你已经着迷了呢？小周，我告诉你实话，你现在看到的巴黎，是连三十分之一也不到。等我有空了，带你好好地逛一逛，什么卢浮宫、凡尔赛宫的，全去看看，叫你开开眼界……”见我像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小熊越发地得意，好像巴黎是属于他的，一路上除了不停地推荐巴黎之外，就没说别的什么。

使我几乎发生错觉，把他当成了旅游公司派来的导游。

下了巴士，又坐了一段路的计程车，才到大熊替我预先订好的宿舍里。

宿舍的管理人是个头发和胡子全白的老头子。他拖着一脸毛孔粗大的松肉，挺着圆圆鼓鼓的肚皮，两只灰、蓝还搀着些红色、含混不清的眼珠，半天不眨一下，定定地打量着我。“这就是你说的那位周先生吗？”胖老头看看大熊，再看看我，然后把肥大的脑袋点了两下，说：“嗯。这个不错，看样子不会像塞纳河之王那么讨人厌。”他的表情和语调都充满轻蔑，不脱白种人特有的优越感。

“我这个老同学小周，为人是再随和也没有了，我们大学四年都同住一个宿舍，他人既安静，又爱整洁，闲来没事就打扫屋子。德浮先生，你放心，他绝不会给你惹任何麻烦。”大熊满脸堆笑，带了几分讨好的口气。

德浮先生把我们带进一间房子里。那间屋子狭长得像条过道，顶头上是排窗子，中间隔着一层深褐色的幔帐，因为幔帐是拉开的，屋子里倒显得很明亮，零乱的情形自然也看得更清楚。

“没办法，他只好跟塞纳河之王住在一起。宿舍住得满满的，我不能赶别人搬家，现在只有这一张空床。反正塞纳河之王也不会吃人，你们又都是中国人，住在一起也没什么关系的。”德浮先生说。面孔上还挤了点敷衍的笑。

本来笑嘻嘻的大熊，可立刻就不笑了。他说：“德浮先生，我前半年就替小周登记的。上个礼拜我打电话问，你还说有房间给他，为什么现在倒让他跟塞纳河之王住在一起？”

“大熊，不要说了。和那个塞纳河之王住在一起有什么关系？我初来乍到，人也认不识两个，话又不太通，有个自己人做伴多好呢！”我的法语结结巴巴，费了好大劲才说出来。

“小周先生，你真是个懂道理的，如果中国人都像你，办起事

来可就容易了。”德浮先生似乎听懂了我的“中式法语”，连连地拍了我几下肩膀，脸上的肉笑得越发地挤在一起了。

“这个老鬼子，最狡猾，真不是东西。”大熊是山东好汉，向来气粗，不等德浮先生跨出门槛，就破口大骂。“他上个礼拜明明是答应给你一个房间的嘛！我知道，他一定是把原来预备给你的房间临时给了别人，认为中国人好说话，就硬派你跟塞纳河之王住在一起。真是混帐！”

“大熊，你为什么这样生气？我真的喜欢跟个自己人住在一起。闷了可以谈谈，多好！你想，咱们在国内还四个人住一间宿舍呢！那屋子连这一半大也不到。难道人一到外国，就进步到非得一人住一间房不可吗？”

“唉！小周，你别再这么说好不好？”大熊听我这样说，急得直跺脚。“要不是你刚才当着德浮那老狐狸的面这么说，他也许还会给你个另外的房间。现在好了，你自己都说喜欢跟塞纳河之王挤在一处，他就是有了房间也不会给你了。你就是喜欢跟个本国人住在一起，也不能跟塞纳河之王那个大活宝啊！你知道，全巴黎没一个人愿意跟他住一间房子，你算是个倒楣鬼。”

大熊的话，使我越听越奇，就忍不住问：“听你的口气，好像那个塞纳河之王是个妖怪，近不得身似的，他不是个学画的吗？这屋子里的画不是他画的吗？”我指指属于塞纳河之王的大书桌……那上面丢着乱七八糟的书籍、纸张、颜色盆，厚厚的一层灰尘。又指指沿着墙根堆在地板上的几叠画。“艺术家嘛！怪一点是免不了的，我们不能以衡量常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们……”

“喂！他是个什么屁艺术家！”大熊的粗嗓子像枝快枪似的，一下子打断了我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塞纳河之王，是不是全世界第一活宝我不知道，反正在巴黎要数第一是没问题的了。他呀！专门丢我们中国人的脸。他那画嘛！谁知道？反正我也不懂画画这

一道。不过，他可一张画也卖不出去，如果能卖出去的话，他也不致于年纪一大把还住宿舍，也不会把屋子弄得像个展览室，天天开画展给自己看了。”他的言词间充满讥诮。

“大熊，你说说看，这塞纳河之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叫塞纳河之王？”我看大熊的表情，听他的言语，对这个没见过面的“塞纳河之王”，也生了想一窥究竟的好奇心。

“他嘛！自然是姓王喽！”大熊的气来得快，消得可也更快，已经又嘻嘻哈哈地笑起来了。“他这个家伙到巴黎少说也有十六七年了吧！可连法文也没弄通，他那古怪的发音可真绝，无论中国人还是法国人，要不特别仔细听都不会懂。他成年地穿件旧兮兮的大长袍，我看他从来也不脱下来洗洗。人家现在都流行长头发，他可剃个大平头，远看就像个老和尚，他自称喜欢看书，可是尽看些中国古书。总之，是个怪物就得了。据说，他刚到巴黎的时候，进过艺术学院，可是他乱批评，脑袋又来得个硬，自以为是，总跟教授辩论，跟几个教授都吵翻了。人家还没请他走路，他自己就先卷了铺盖，当着一大堆人，把注册证什么的全撕了，还说人家的画是左道旁门，他自己的画才是正统。从这以后，他就背着画箱满山遍野地跑，硬说他是大自然的儿子，画些什么树啊、风啊、山啊的。有时候也躲在屋子里十天半月地不出去，就画画，好像蛮有灵感的样子。可是你看他画些什么？”大熊指指几张挂在墙上的画。“不中不西。他画完了就像捧宝似的捧到河边画市上去卖，捧来捧去的十几年，可一张也卖不出去，因为他在塞纳河边上的资格老，又姓王，人家就叫他塞纳河之王。哈哈，反正是个百年难遇的活宝就得了，神经得很。”大熊一边说一边笑。

“这么说，塞纳河之王这个人真的有点怪。不过，我觉得他的画不算坏，譬如说那个女孩子的画像，看着多生动。”我指着立在

窗前画架上的一幅画说。那张画已经完成了，上面的女孩子梳着长长的头发，穿着天蓝色的衣服，两只大而亮的眼睛盛着快乐和智慧，精巧的小鼻子微微上翘，饱满得有点略显厚的嘴唇淡淡地上牵着，似笑非笑，看上去很甜美可爱。而真正引人的，是她在神采中透露出的那份自信、喜悦、青春和希望。“这是一张好画。”我看了半晌之后，又说。

“当然喽！塞纳河之王画法郎苏丝陈还会不传神吗？他早就把她当成灵感之源啦！”大熊不屑地说。

“谁又是那个法郎苏丝陈？”我不解地问。

“法郎苏丝陈是全巴黎最漂亮、锋头最健的中国女孩子，中国人法国人全追她，加起来少说也有三四打。她人可真漂亮，你看了就会知道。你想想，人家这样的女孩子，会看上塞纳河之王那个宝贝蛋吗？他可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居然追人家。人家法郎苏丝陈说，这是侮辱她，气得直哭，连招呼都不屑得跟他打。……”

“法郎苏丝陈就那么骄吗？怕你也是那追求队里的一员吧？”我打断大熊的话，有意打趣他。

“我？”大熊指指他高高鼓起的大鼻子。“我才不去惹那个麻烦，人家法郎苏丝陈又不开动物园，会要一头大熊吗？”

接着，大熊又闲聊了一阵，最后他说：

“小周，我还有事，得走了，你就先将就着住在这里吧！也是没法子的事。在巴黎，租房子又贵又难，别的宿舍又住得满满的，没空位。咱们这种穷学生，能省一个是一个，这里的好处就是便宜。慢慢来，骑着马找马容易，等我知道哪里有又好又便宜的，立刻就替你去问。”

大熊走后，我打开衣箱，把一些衣物放进属于我的大橱里，书籍一类的东西堆在写字台上，粗粗地料理了一番，也算是就绪了。

整理既毕，我无事可做，就在屋子里闲荡了两圈。欧洲的老式房子屋顶可真高，地板又真老得可以，每走一步就吱吱格格地响一阵，让人听了凭添一份寂寞之感。我站在长窗前望望，见日影已经偏西，正照在天井的高墙上。看着好单调。“那个塞纳河之王，就在这间屋子里一住十几年吗？算得是好耐性。”我想着就把属于他的那半边屋子，仔细地巡视了一会。他那张藏在幔帐后面的床上，堆了两床旧毯子，和揉得乱七八糟已经快变成灰色的白被单。床前的地板上，丢了几只破鞋、空果汁瓶子、画笔、书和破纸，椅背上搭着长裤、椅子上是一团衣服，处处显示他不是个爱整洁的人。但，被大熊形容为“不中不西，一张也卖不出去”的画，却都一叠叠排得整整齐齐，不单用塑胶纸盖着，还都编了号。墙壁上挂的几张，也都色彩明亮，一尘不染，显然也是加意保护过的。我再仔细地看看他的画，也觉得有点怪，说那是西画嘛！气氛和情调又相当中国化，说是国画嘛！也不尽然，国画里的山水人物都是宁静淡雅的，而塞纳河之王画里的山水人物都是大笔一挥，强劲有力。对于艺术，我原是外行人，他的画好与不好，也说不上来。不过，当我把那张画架上的少女像再细看了一遍之后，还觉得那是幅好画，传神之作。想起大熊说的那些话，塞纳河之王单恋法郎苏丝陈的情形，我对这位没见过面的同房，早存了满心好奇，竟渴望快点见到他了。大熊说：“塞纳河之王卖不出画，就靠到仓库当苦力维持生活。最近好像是做晚班，要深夜之后才回来。”我看看表，才下午5点刚过，别说塞纳河之王不会回来，就是离吃晚饭也还有两个钟头呢！而我突然感到有些昏昏欲睡，想是两天来不曾睡过觉的疲劳发作了。

我枕着双臂，和衣仰卧在床上，对着满是黄色水渍的天花板，任脑子胡思乱想。想起昨天在台北松山机场向家人亲友辞别的情景，仍忍不住有些眼酸，母亲、妹妹、还有云华，都哭得泪人儿

似的。说起来人也真矛盾，他们都舍不得我走，可又都逼着我出国。我终于出国了，可是谁又敢说将来如何？会不会像那个塞纳河之王似的，一混十几年，而一事无成？云华和我约好，两年后一定要结婚，不管她出来还是我回去，可是，两年是多么长啊……

我睡得正香，觉得有什么东西触碰我。睁开眼睛，赫然看到一个又瘦又长的人站在床前，这使我大吃一惊，不由得脱口而出：“你是谁？”问完这句话，我才真正清醒了，想起这是巴黎的学生宿舍，不是台北的家里。

“我是王南强，你这样睡会着凉的。”他很木讷地说，声音低低的，脸上板板的。我坐起来，发现身上多了条毯子，而这毯子与塞纳河之王床上的完全一样。

我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塞纳河之王无疑了，就忍不住仔细地打量他。

他真算得上是瘦子，面孔上棱棱角角，颧骨高高鼓起，两颊下陷，额上横着几条粗大的抬头纹，绕着嘴唇是一圈乱糟糟的胡碴子，头顶却剃得干干净净，只在两鬓留了点花白色的短发。他细得像电线杆似的身上，穿了一袭洗得已经透了白的黑布长衫，麻杆似的长颈子从长衫敞开的领子里伸出来。两只特大号的眼睛，正滴滴溜溜地扫着我。

好一副神经质的模样！怪不得叫“王南强”呢！瘦得好吓人。亏得大熊先告诉了我，不然我真会让他吓一跳。我想着就从床上下来。

“我叫周天豪，同学们都叫我小周，你也就叫我小周好了。塞纳河……啊！王南强，王兄，和你住在一起，我觉得很……呵呵！很……很荣幸！”我客气地笑笑，伸出我的手。

“很荣幸？”王南强用古怪的眼光瞅了我一阵，伸出手来和我握了一下。那只手，又硬又冷。接着他又用带点教训的语气说：

“人哪！最好说真话。”

“啊！哪里——”他的话使我脸都红了。我正想找点什么话来解释，王南强已经挺着腰干，迈着大步，到他那边去了。我冷眼看看他，觉得他是不太爱和我搭理的样子，就也不再去理他。心想：“你这怪物，谁稀罕你搭理？”

这时，我饥肠辘辘，肚子里连连唱空城计。我恍然记起，到巴黎后还没吃过东西。当我穿戴整齐，预备到饭厅去时，才发现腕上的手表正指着午夜1点。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像只泄了气的皮球，跌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

王南强已把衣服脱得就剩下内衣内裤了，排骨般的膀子和腿全露了出来，他眼皮也不抬，就要往他狗窝一般的床上钻，但钻了一半忽然又跳下床来，在墙上挂着一个布口袋里胡掏了一阵，掏出个大纸包来。他两只大脚上拖着双特大号的中式绣花拖鞋，扎着蚱蜢般又细又硬的腿，到我身边，把那个纸包放在我面前的桌上，然后就一句话也不说，转过身，硬得像个僵尸似地走了。回到他的床上，钻到一堆乱被子里。接着就听到“啪”的一声开关响，他那半边屋子立刻暗了下来。他翻动了两下，就再没声息了。

我对着幔帐后面露出的半张床呆望了一会，就打开那个纸包。里面竟是半个长条面包、一块奶酪和一小瓶果子汁。我这一喜非同小可，虽然以前从来没吃过这样的东西，却也顺顺当当地让它们都下了肚。我一面吃一面想：“总听人家说法国大菜世界知名，我到这里的第一顿饭竟是啃干面包……”我吃完东西，肚子停止了唱空城计，原想向王南强道个谢的，但听到他的鼻鼾声已如雷地响起，也就只好作罢了。

第二天早上，小熊来接我的时候，王南强的床早已空空如也，只剩下一堆乱七八糟的床单毛毯。

“怎么样？和这位芳邻住在一起不错吧？”小熊笑着问。

我把昨天夜里的情形叙述了一遍，最后我说：“看样子他人是古怪一点，不过心肠是蛮好的。你看，他怕我冷就给我盖毯子，看我饿就送东西给我吃。”

“你先别乐，他那毯子和面包都会不干净，上面有尿的味道也说不定。”大熊向我眨眨眼，强忍住笑。

“你说什么？有尿的味道？”我不解地睁大了眼睛。

“说出来你再也不会碰他的东西。我们那位塞纳河之王，可真是笑死人不偿命的，他还尿过床呢！全巴黎的人都知道。”大熊说完，干脆放声大笑。

“真的？那怎么会？”我将信将疑地皱起眉头。

那天是星期天，大家都没课。大熊带着我跑了两处中国同学群集的地方，给我介绍了不少人，大家都对我很热情，不但留我吃饭，还问我住在哪里？我说住在某宿舍，大熊就替我补充说：“他这个家伙运气不太好，找不到别的地方，只好跟现世宝塞纳河之王挤在一间屋子里。”跟着大熊的话，就是一阵哄笑。听那笑声，看那表情，仿佛王南强是马戏班里的小丑。

过了12点我才回宿舍，一进门，就看到王南强一手撑着调色板，一手拿枝大笔，头也不抬地在一幅画上涂抹，对我走进来，完全视而不见。

我在桌旁停了一下，慢慢地走近他。“这么晚了还在画呀！”我装得很亲热地说。

“啊？”王南强似乎吓了一跳，猛然地抬起头，睁着两只大眼睛盯着我。原来对我进来他真的不知道呢！

“这幅油画——中国气氛好重。你画画都用油彩吗？”我仔细地观察着那幅画。

“我画画的方式完全自由，油彩水墨全用，而且精神永远是中国的。”王南强翻起眼珠看看我，又说：“这是我老家门前的河。里

鱼多，水是淡绿色，真清澈，真美，天下再也找不出那么美的河来。小时候，我总在河岸上跑，跟着我哥哥。天一落黑我母亲就跑到河边叫：‘回来，回来……’”他说得慢吞吞的，听起来有点伤感。“这幅画，就叫‘故乡的河’。”

“你很想家，是吧？”

“想家？”他沉吟了一会，淡然地说：“你是属于哪里的，就会怀念哪里。”说完了他又用笔不停地涂抹，聚精会神。

我原想说：“你既然想家为什么不回国去？”但觉得和他不过初认识，不便这样问，就说：“你总是晚上作画吗？”

“不一定，如果想画，就不分昼夜，一连画几天，不想画的时候，也常十天半月的不提笔。今天，我是要画一夜的。”

“唔！——”我想起大熊形容他“活宝”的话。心想：“这个人果然是和谁都不一样的，不但‘宝’，而且自私。你画一夜，灯开得亮亮的，叫我怎么睡觉呢？”谁知我还没来得及想完，王南强就丢下笔，哗的一声把幔帐拉上了，然后又把他床上的两条毯子一条被单，全部搭在上面，搭完了，把两只瘦长的大手一拍，说：“你看，我画我的，不会影响你睡觉。”似乎已洞察了我的心事。他说完又去画了，对我也不再理睬。我站了一会，感到讪讪的，好没意思，就上床去睡觉。因为中间隔着幔帐和毯子，虽电灯开着，也看不到多少光。我这个人又向来会睡觉，一刻功夫不到，也就入了梦乡。半夜里我几次被走动的声音惊醒，都看到天花板上，从幔帐缝隙里透出的一些灯光。但当我早上起身时，那些毯子已经拿下，幔帐也拉开了一半。我叫了两声王南强，没人答应，待走到他床前一看，又早是人去床空。

“居然整夜不睡觉，真是奇怪！神经！”我摇摇头，想。

到晚上，王南强又回来了，手上捧了个大纸箱，里面装满了画。他把那个纸箱小心翼翼地放在沿墙的地板上，用塑胶纸蒙好，

立刻卷起黑长衫的袖子，继续画那幅“故乡的河”。只把头朝我点了两下，就算是招呼过了。

“你早上几点走的？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搭讪着问。

“5点半，这个星期我做早班。”他一边画一边说，怕我不懂又加了一句：“我是说到仓库扛货。”

“你就一天一夜不睡觉吗？”我真为他的健康担心。

“我睡过了，在河边。”

“在河边？……”我几乎想笑，天下居然有这么奇怪的人，放着好好的床不睡，要到河边的野地上去睡。

“我是说在河边的画市上。每天下午我都在那里。”他带几分不耐烦的口气，仍然不抬头。

“你卖了画吗？”话一出口，我就开始后悔，但要收回已来不及了。

“没有。”他简短地说，只顾闷着头作画。我想他是不喜欢我打扰，也就知趣的不再说什么。过了一会，他又拉上幔帐，搭上毯子被单。

“这样也好，不见你那副怪相，我也用不着为你烦心。你不理我，难道我还在乎不成。”我想着就用口哨吹了支短短的曲子，然后打开书，开始自己的工作。

就这样，我和王南强虽然住在一间屋子里，可各过各的生活，他很少主动跟我说话，我自然也犯不上主动找他说话。这种日子过得我好气闷。其间有个同学替我找到一间宿舍，却因为费用太贵，我负担不起，而放弃了。我这个宿舍也曾有次空了个房间出来，德浮先生那老鬼居然派给一个印度学生而不给我，我只好还是跟王南强住在一起。好在我已经开始到学校上课，每日早出晚归。我们宿舍是管晚饭的，而王南强从不回来吃，两人碰头的机会就更少，他那副阴阳怪气、见人爱理不理的神气，我也不就不放

在心上。虽然他半夜作画和响得像打雷的鼻鼾声为我所不喜欢，但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有次我对大熊说：“塞纳河之王的鼻鼾声就是我的催眠曲，如果听不到，我还真怕要失眠哩！”听得他哈哈大笑。

有个星期天，我像往常一样地在餐厅吃晚饭，正在低着头喝汤，忽然听到坐在我旁边的印度人噗嗤一声笑出来。随着他的笑声我抬起头，只见穿着黑布长袍的王南强，手上拿着本书，昂然阔步地走进来。他正要坐在一个空位子上，对面坐着的一个黑人就把椅子一拉，说：“不行，这个位子不空。”王南强看看他，也不说话，又去到另个位子，旁边的巴基斯坦人也假说不空。他又去到第三个空位，那个瘦得像干鸡似的小日本也说“不空”。正在这时，坐在饭厅正中间的一个学画的英国学生叫了：“喂，喂！塞纳河之王，我这里有空位子，请坐，请坐。”

王南强回过头，用感激的眼光看看那个年轻、满脸浮着笑容的英国人，一声不响地走过去。谁知他刚往椅子上一坐，就摔倒在地上，惹起众人一阵哗笑。

“查尔斯这个家伙要不得，人家是‘王’啊！你怎么可以把断了腿的椅子给人家坐。”巴基斯坦那个大胖子说。

“对不起，塞纳河之王，我该先检查一下的。”那个英国学生站起来，举起手向王南强敬了个礼，又坐下了。大家跟着又嘻嘻哈哈地笑成一团。

王南强从地上站起，拍拍屁股后面的灰，拿起那只断了腿的椅子，闷着头弄了一阵，那只椅子就好了，他便坐下，打开手上的书，一声不响地看起来。他坐了好久，伺候饭的黑人约翰也不去理他，只进进出出，端汤端菜地招呼别人。这时，饭厅里的人似乎都很开心，叽叽喳喳地说些调笑的话，说得声音那么大，仿佛故意要让王南强听见。